

参观剑桥

张良到英国时,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比较少,虽然留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也多数成家,但孩子来英国的却不多。那时,中国留学生会经常组织旅游,英国南部的很多风景点都去过。我们很珍惜旅游的机会,外出旅游张良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也可以接触更多的人,我们总是尽量参加。那年夏天,我们所在的英国南安普顿中国留学生会组织了一次剑桥旅游,那是初夏的一个周末,天气很好,我们是乘坐一辆大客车去的,是我们第一次去剑桥。

去剑桥前,我查阅了一些剑桥的资料。剑桥在英国的行政区划上是一个市,是剑桥郡的首府。剑桥市也是一个大学城,是剑桥大学的所在地。剑桥市占地四十平方公里,在伦敦的东北面,离伦敦八十公里。我们所在的南安普顿市在英国的最南面,剑桥距离南安普顿二百四十公里。

站在剑桥的桥上可以沿剑桥看很远,沿河两岸,垂柳成荫,丛林拥翠,衬托着剑桥的一泓碧水。青葱的草地几乎铺满了剑桥的一切空地,绿意葱茏,令人心醉。

剑桥大学有许多石结构建筑,特别是沿国王学院正面的那条街。那些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和拱形的窗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给人庄严而神秘的感觉,好像参观的不是大学,而是圣殿——教育的圣殿。

张良和其他小孩在剑桥河边玩耍,我和我太太在剑桥河堤的草坪上呆了很久。在英格兰初夏的阳光下,躺在剑桥边葱绿的草地上,近处河上上游船如梭,远处桥上人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流往返,仿佛对惬意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张良那时尚小,虽然我们看了很多桥,我想他不会对这些桥和剑桥有很深印象,但是我想他长大后可能会记得这次剑桥之旅的。

参观剑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欣赏它的自然风光和了解它的悠久历史。置身于剑桥这样的顶尖大学,在诸多先哲的雕像和画像前,抚摸前贤的手泽,感慨颇多。我本人已经没有机会再到大学读

书,更不可能到剑桥大学读书。然而,让自己的孩子在剑桥大学受教育,是我作为家长的最大愿望,大概也是许多家长的愿望。

当时,我已到不惑之年,望着身旁七岁的张良,我却很茫然。是让他自然发展,身体健康,知识丰富,成为他自己?还是让他从现在起就努力读书,十年后成为一个考试的尖子,争取上剑桥大学呢?想到读书,想到考试,我不寒而栗。我自己经历了考大学,考硕士,考博士,考出国,深知考试意味着什么。然而,读大学就要考试,上好大学更要考试,并且要考得很好。我不知道上剑桥大学要学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要考到什么程度。我更不清楚是否有这样一条路:让一个孩子既可以自然发展,身体健康,又能知识丰富,进入剑桥。

伴着初夏之昏的朱霞,我们乘坐的大客车离开剑桥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望着渐渐远去的剑桥上的桥,剑桥的风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望着窗外正在消失的一座座书院,参观剑桥大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

张良那时刚进曼思桥小学不久,曼思桥小学是英国数以万计的小学中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考试成绩还低于平均水平。英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学生,而剑桥大学每年只招收寥寥数千人,我实在看不出曼思桥小学和剑桥大学有何联系。当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开出剑桥后,我心里暗想,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剑桥,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来剑桥,那一座座书院对我和张良可能永远是一个谜。然而,张良与剑桥大学之间的联想,却总是萦绕于心。

功德林里

新中国诞生前夕,训练班离开石家庄附近的井陘河畔,战犯们乘汽车进了北平城。只不过汽车没有通过天安门,而是直驱德胜门外。

北京德胜门外,原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十三行碑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做北京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姚科长。

功德林是一个占地近百亩,有丈余高围墙的大院。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绞架,其时尚有插架木桩的深深的洞穴。大门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厅内有沙发、地毯。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幢花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两排平房。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淡的八角楼下,他就神色不对了。在黄埔村里的半年,在井陘河边的十个月,他看惯了山光水色,听熟了鸟语虫鸣,尽管共产党也没有岗哨,可是那站在四合院门口的岗哨很快就退到村口,而最后干脆从村口退到坝口。所以在邱行湘的意识里,差不多把共产党的监狱和老百姓的村庄的概念等同起来了。现在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的铁栅,深深的胡同……

海涂大劫难

许半夏想了想,道:“阿骑,你还在保释期,还是别冲动的好,否则再进去我就不能保你出来了。能忍则忍。”许半夏没说的是,这单运输生意在她眼里,不过是搭住赵垒的桥梁,只要亏不大,她都会叫童骁骑坚持住。而她也怀疑,这单运输生意可能是赵垒放出的试探信号,看看双方能不能良好合作。她总觉得赵垒不是郭启东这样贪心的人物,赵垒要干什么主意的话,应该是大算盘,不是一两个回扣可以解决的。

童骁骑不明其中曲折,但他听许半夏的话听惯了,反正听许半夏的总没错,许半夏不会害他。小陈不知情,在电话那端惊得声音哇啦哇啦的,许半夏只是默默地举着电话听他说完,才很简单地说道:“你去现场看看,我立刻就到。”

虽然心里早有计较,但是等许半夏自己到达海边的时候,还是惊住了。海风送来浓烈的机油味,还没看见海岸线的時候就已经透过汽车封闭的车窗闻到了。到了公司,看见远远站着很多人,反倒是自己公司附近没见油花。绕着走过去,沿路看见逃命的小蟹最终逃脱不了厄运,翻着染黑的肚子倒毙在原本不应该是它们出现的草丛里。滩涂的颜色原本是深黄色,上面原本布满各色小洞,一颗石子扔过去的话,小鱼、小蟹立刻飞快躲入洞里,现在滩涂全变成油亮的黑色,远近一片死寂,触目惊心的死寂。许半夏只想到要搞得这片滩涂因为浓烈的机油味而无法养殖,养殖出来的东西也因为含有异味而没人吃,没想到结果会是这一片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海涂的局部生态大劫难。太惨了,许半夏看着这些心中愧疚难当。

直到有人大喊了一声:“胖子,你怎么才来?怎么办?”许半夏这才回过神来,抬头一看,见是村长气急败坏地就站在附近。忙快步走过去,一边道:“怎么回事?我在上班路上小陈才告诉我这儿出事。”愧疚归愧疚,事已至此,只有设法掩盖和善后了。走到近前才又说一句:“好像是机油的味道,村长,得想办法了,否则烧起来,我

的堆场得废掉。”

但是许半夏的声音被村民的七嘴八舌掩盖掉,大家都在咒骂,虽然都不知道是许半夏干的好事,但听在许半夏耳朵里,则是句句都是对着她骂。不过这个许半夏早有准备,并不在意。村长愣了好口才又对许半夏道:“我已经通知镇里了,他们很快就会派人过来。可是人来了又有什么用,这种机油味哪是一天两天除得去的,两年都没法除掉,等海堤围起来,这片海涂不等同于死了啊。”

许半夏不吭声,此刻她已经从惊惶中恢复过来,也跟着村长等人发呆。尽量与周围人的行为保持一致,这就是人类的保护色。

陆续有镇里、县里的人过来,可污染已经造成,已无计可施。许半夏听着他们吵架似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可左请示右请示地做不出最终决定,便找到村长,快快道了别,自己回堆场去。本来想当场提出自己出钱买几十车黄沙掩埋一下的,但一想这好像不符合奸商的行为,这种群情激愤的时候还是收敛着点的好。

这一天许半夏时时怔忡,寻思起来,只觉得自己这回做的事太伤阴德。只是许半夏总是弄不明白,那个远远立着,颤颤巍巍捻着佛珠念念有词的老太太嘴里话是什么意思。“不得往生”?好像还满含的。中午吃饭时候,许半夏瞅个闲空到车上,手机上网GOOGLE了一下,反而哑然失笑,原来是个比不得好死还要厉害的诅咒,海滩毁都毁了,靠一个老太太念会有词有什么用?她许半夏又不信佛,咒她活着时断子绝孙她还会震动一下,往生?今生还顾不过来呢。

不是解脱

×月×日

阿月说,她要为肥肥全家饯行。阿红也说应该由她来请。后来我们商量,大家姐妹一场,还是集体为肥肥送行比较好。阿月兴奋极了,一个劲嚷嚷要去大酒楼——富豪、王朝,要开包房,让那帮孙子也来伺候我们,还要卡拉OK!

我忽然想到,自己呢?今后该怎么办?真的卖笑卖到死?

今天又有一件高兴事:艾艾悄悄把我拉到外面说,奶奶已经变化了,让我跟奶奶好好聊聊。我问奶奶怎么变化的,她说跟她叨咕了好几遍:你爸爸没福气呀,这样的好女人上哪去找啊。艾艾说,这还不叫变化?奶奶高兴了大家都高兴,我求求你了妈!我搂住艾艾什么话也没说,可我心里真是高兴!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幸福,一个猪狗不如的人其实也有幸福,它就在我们心里藏着,一点不比别人的少。

这种变化从哪一天开始的我不知道,但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以前给婆婆擦洗的时候,让她怎么配合她都不答话,只是照着做,可那天她突然说了句:你放心吧。我去看她,她又把眼睛闭上了。我猜想,可能是因为那天说到了厂里一个工友跳楼自杀不值的事。我说了句,死还不容易?真正难的是活。也许这句话刺疼了她。

这是真心话,我早就不把死当回事了,我把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那一天并不残酷,那一天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我相信奶奶的话也是真心的,这是一种心灵的默契,是两个苦命女人谁都不愿说破的秘密。最好,她能笑着,面对面地说一声——你放心!

悬疑小说

曹征路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中午,我给她换衣服的时候,我们的脸碰在一起了,她对着我的眼睛看了一眼,然后什么也没说,她还是没说出来。我抱住她,听到了她钟摆一样的心跳,她的手在用力,让我感觉到了支撑,和她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温暖。于是我也像触了电一样。我们在心里把什么都说完了。作为媳妇,有她这句话,我知足。

我听见自己的哭泣了。艾艾借来的录音机,把我的哭声录了下来。这哭声是倒吸着的,呜呜的,沙沙的,像是台漏

他不能不思索共产党带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去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犯论罪。今年年初,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邱行湘心里明白,按照解放军总部的规定,从这个命令下达之日起,他的身份就是战犯了。那么,共产党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呢?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更残酷,更漫长。

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在那八角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邱行湘居然能够在牢房里,安然地进入他在功德林的第一个梦乡,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一次试探:当他看见在他们的身后,跟进功德林来的共产党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的时候,他那紧绷的神经立即松弛了一半。当蒋所长走进戊字胡同时,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试探。他像过去那样捋了捋蒋老头的胡子,蒋老头也像过去那样歪着头憨笑一番。憨笑之余,蒋所长另外增加了一个动作——他拍拍邱行湘的肩膀,努起嘴唇说:“我们对你们不审不判,不作刑事起诉。听见了没有?”邱行湘听见了,从耳朵一直听到心里。身为犯人,不受审判,不被起诉——对于此间的邱行湘来说,还有什么欲望能大于此呢?

气的抽水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哭,这样难听。如果知道,我会放开喉咙,美美地痛哭一场。我最近已经感觉到从下腰到后背有点不对劲,又酸又疼,有时还往脖子上蹿,像阿红讲的那样。听到自己的哭声,才明白其实自己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坚强。我无言以对。

艾艾瞧着我的眼睛,严肃地说,妈妈我求你了,求求你了!隔壁婆婆的哭声也断断续续传过来,她们好像商量过了一样。我只好答应她,我要想一想,想一想总可以吧。

我看见霓虹灯又开始眨眼,电子广告又换了一批。这些彩色的光束在我身边旋转,我也加入进去旋转,我已成了它们的一部分。我们被消费了,我们被娱乐了。我们就在这彩色的光柱上,攀援,上升,飞腾。只是最后,谁来关电闸呢?

谈话笔录 19

谈话人:犯罪嫌疑人丁××;年龄:26;无业。

问: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间屋吗?

答:因为杀人。

问:为什么要杀人?

答:因为假钞。

问:你想要回假钞?

答:是。老板为这个发火了,砍了一个弟兄的手。不拿回来他还砍。

问:所以你想把它要回来?

答:是。我要,她不给。我就掐她,没想到她这么不经掐。

问:她没有反抗吗?

答:没有。我也想不到。她还说谢谢。她倒在床上,一动不动,说谢谢。

问:再确认一下,是这间屋吗?

答:是。这间屋挺怪。满屋都是光,一闪一闪,让人头晕。

侦查日志 9

结案!